

劉香成：以紀實鏡頭定格時代個性

資深新聞傳媒人、美聯社前首席攝影記者劉香成用五年多的時間，在膠卷中重溫職業生涯中見證過的各國要事和人文風土，挑選出逾200張相片。近期，商務印書館（香港）將這些定格的歷史出版為《決定性瞬間——劉香成鏡頭·時代·人》繁體版，讓更多人感受劉香成個性鮮明的攝影語言。日前，劉香成應聯合出版集團「一本讀書會」邀請，於「中國的影像」講座分享自己在不同時代下記錄的珍貴瞬間，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講述了他攜相機親歷的光陰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兩竹

現

73歲的劉香成，曾獲以普立茲獎「現場新聞攝影獎」為代表的一系列獎項，也曾被《新聞周刊》評為「中國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此次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出版的《決定性瞬間——劉香成鏡頭·時代·人》包含他近五至六年整理出的代表性影像。受上海浦東美術館之邀於去年開個展，是劉香成整理底片的契機。他為這個展覽選出200多張照片，其中一半都是從未發表過的作品。這也是他首次在內地展出他於美國、印度、阿富汗、韓國、前蘇聯等地拍攝的作品。個展期間，劉香成新書的簡體版也剛好在內地同步發行。「這本書出版後，在內地還挺受歡迎的。我很高興香港商務印書館和上海文化出版社進行版權合作，在香港和台灣地區出版繁體版。」

他憶述，這幾年的整理過程有些痛苦，因為從前他來不及處理底片，就要繼續拖着裝滿家當的行李，在各大洲進行採訪。「如果在當時整理這些資料，對現在來講應該是蠻愉快的，但當我時隔四十年再去做這件事，就很困難。哪怕你沒有老年癡呆症，你也很難記住一張照片是具體哪一年拍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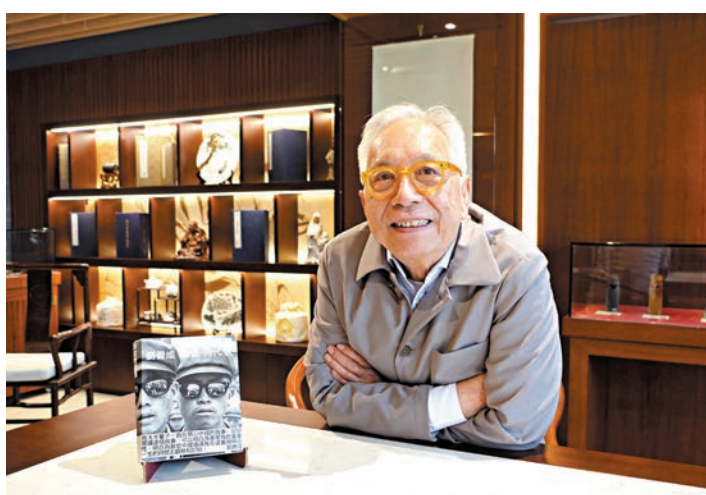
攝影與文字相輔相成

新書的封面是劉香成於1980年在雲南省拍下的幾位年輕人。他回憶，那是改革開放之初，當他在西雙版納感受當地風情時，三個裝扮相似的年輕人向他走來。這令他想起那時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陳詞濫調」的印象——中國人的長相和穿着都一模一樣。他表示，攝影同文字一樣，有自己的語言。「如果你要用攝



◆講座現場

主辦方提供



▲美聯社前首席攝影記者劉香成

攝：兩竹



▲劉香成於1981年在紫禁城內拍下手持可口可樂的男子。商務印書館提供



▶劉香成於1991年捕捉的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的瞬間。商務印書館提供

影的語言反映更大的現實，你就要思考什麼是適合的、什麼是不適合的。」帶着這個想法，他讓走近的年輕人離彼此近些，隨後按下了快門。而當他端詳這張相片的時候，他發現三人似乎真是一模一樣。

劉香成總結：「因為有了攝影這個語言，那個時代的一個瞬間、時刻、中國的一個現象被你留了下來。你也會發現，一張疊一張的相片，會說出一個很大的故事。」他稱自己很幸運，能讓攝影報道呈現文字報道無法企及的效果。他亦在講座中指出，文字會影響人們思考的方式，攝影師的思考也會讓鏡頭中的畫面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一種閱讀感。通過這種閱讀感，攝影師會與觀眾產生一種共鳴，觀眾也會通過這種共鳴接受並消化攝影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可能會開拓讀者或觀眾對一件事情的認識。因此對劉香成而言，若能打開一道「門」，與觀眾找到共鳴，那便是攝影人最快樂的時刻。

他也憶起曾常跟他講起新中國的恩師吳祖光，說：「那一代的好多人，我都是他們的小弟弟。他們對我說的話，我全聽進去了。因為聽過這些長者的話，我的腦海中會產生許多畫面。攝影語言如果不以畫面去思考問題，就沒有畫面感，這時就可能只有文字給你留下的印象。」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因為他可以獨自通過畫面觀察事物隱藏的語言。他亦會藉助作家們對人物的細

緻描述進行學習，然後提升自己對周圍的觀察能力。因此對他來講，攝影語言與文字語言是相輔相成的。

保持對人文的同理心

提及與拍攝對象的溝通，劉香成指出，一個攝影師應該保持一種對人文的同理心。「你一開口，就要讓拍攝對象知道你是對着他們說話，這個過程有時需要幾秒，有時需要幾分鐘。」他點明，在此過程中，攝影師會與被攝者很快建立起基本的互信，「如果沒有這種信任感，你的鏡頭再好，你也走不了多遠。」

談及對決定性素材的揀選，劉香成分享，他曾在印度一個偏遠地區拍攝一場競選活動，而在膠卷還未洗出時，他就已經開始思索那場活動的主要信息，以及最能體現主要信息、用於次日見報的畫面。他認為他的工作是攝影記者中最自由的，因為從未有入訓導他應該拍什麼、發表什麼稿件。「但這兩者都在我的肩膀上。」他說。

他亦指明，很多事都離不開個人的準備。他在外採訪時，會更樂意與文字記者交流，因為許多攝影記者都只同他討論相機和鏡頭，「他們老是說：『劉先生，如果你是我，今天你要拍什麼？』但是拍什麼，首先要來自你的內心、興趣、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如果你三樣都不具備，指望一個人為你指出一條捷徑，不一定適合你。」

講座結尾，劉香成分享了自己未來三年的規劃——踏上「一帶一路」在30多個國家的路線，趁自己還走得動的時候，將「一帶一路」記錄下來。

霍比特人

作者：J. R. R. 托爾金
譯者：鄧嘉宛/石中歌/杜慈慈
出版：本事出版



托爾金逝世50周年，《霍比特人》全新繁體中文版重磅推出，由著名托爾金譯者鄧嘉宛領軍翻譯。故事，從一個小小的霍比特人開始說起……生活在「小丘」舒適圈裏的比爾博·巴金斯，唯一煩惱的只有今天下午茶要

吃什麼？然而，隨着巫師甘道夫及13名矮人的來訪，比爾博竟被捲入一樁意想不到的尋寶計劃……食人妖、座狼、半獸人、巨鷹、精靈、惡龍……各種神話角色陸續登場，這是一場善惡之戰，然而這只是中土世界神鬼人類之戰的序曲……

紅樓夢公開課

作者：歐麗娟
出版：聯經



廣受歡迎的《紅樓夢》線上課程，現推出至今最完整、最翔實、最精彩的公開課文字紀錄。《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經典之一，它講述貴族世家中的婚戀糾葛、族眾紛爭和命運起伏。曹雪芹以精湛靈動的筆法、充滿詩意的場面描寫和細膩入微的人物刻畫，呈現豐富的情感世界和貴族風貌，深刻探討命運和現實的交織，啟發後代無數的文學創作及研究。所謂「一切經典皆是通向自我的敲門磚」，研究紅學超過二十年的歐麗娟教授將帶領讀者藉由這部經典敲開大門，不只看到《紅樓夢》裏各式各樣、多彩多姿的寶藏，更要召喚出其中的人，也就是讀者各種可能的自我。

雨落池中，為何還堅持游泳

作者：喬治·桑德斯
譯者：顏于凡
出版：時報



被《時代雜誌》譽為當代最傑出短篇小說家的喬治·桑德斯，廿多年來在紐約雪城大學的藝術創作碩士課程中教授俄羅斯短篇小說。書中精選了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果戈里的七篇經典短篇小說，以課堂互動般的模式——呈現他在教學過程

中和學生們對於這些文本的新發現，同時分析為何在當前這個動盪年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適合細細品味這些故事。桑德斯有技巧地梳理出故事的鋪陳，深入淺出地解釋小說怎麼運作的，例如為何我們會深陷在劇情裏無法自拔？是什麼讓我們喪失繼續讀下去的動力？還有作家必須養成的一些基本美德。本書不僅深入探索如何才能寫出動人的好作品，更揣摩了讀者的心境變化、以及小說如何發揮魔力，在作家和讀者之間建立起一道真誠的心靈橋樑。

十八歲出門遠行

作者：余華
出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一定要出去闖闖，哪怕鼻青臉腫！本書為余華的成名作，讓27歲的他開始載入中國當代文學史。全書收錄《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往事與刑罰》《此文獻給少女楊柳》等十篇極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說佳作，全面呈現余華年輕時的寫作風貌。《十八歲出門遠行》寫的是每個年輕人的理想、困惑、幻滅與成長。

凝望

作者：葉錦添
出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葉錦添的諸多頭銜與殊榮中，容易被人忽略的是他攝影師的身份及在攝影領域的創作。他是攝影科班出身，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實用攝影高級攝影專業，從攝影中習得的美學觀念，或隱或顯於之後的電影與舞美創作、服裝設計。作為葉錦添首部自傳性攝影隨筆集，本書精選了其自1980年代以來各時期風格各異的代表作品109幅，分為「美人」「櫥窗」「眾生」「異境」四輯，涵括其在電影拍攝間隙與從未間斷的旅行中所捕捉、記錄的真實瞬間與回憶性文字，勾連出葉錦添在電影、舞台、當代藝術之間自如與自覺的藝術尋真之路。

那碗「離地」的回鍋肉——鐵路美食的背後

書評

讀起這本異常有趣的「小眾書」，不禁想起至今仍教我念念不忘的一頓飯。

七年前的這頓飯可並不是什麼大餐，只是一碟簡單單單的回鍋肉和一碗白米飯，但回鍋肉的鑊氣卻令我驚嘆：如果小館開在「地面」的話，那小館很可能會成為我常到的地方。

這是一個沒剩下多少人對「浪費時間」的普通長途火車感興趣的年代。喜歡北上到深圳度周末的港人，過了羅湖口岸後，有誰還會瞞口岸旁邊的深圳火車站大屏幕一眼？（你知道自深圳火車站還可以坐「又舊又慢」的綠皮火車，一天多之後到達蘇州古城城外的蘇州火車站，且路程前半段，基本上是珠江三角洲先民宋元南遷的路線嗎？）除中國之外，鐵路最發達的國家應數日本和西歐諸國，但「慢車」亦買少見少。高鐵、飛機和汽車取代了傳統鐵路旅行：前兩者更快，後者則更靈活。

可是時代並不能、亦不會把「傳統火車」的歷史地位抹掉。火車的歷史痕跡到處可見。蒸汽火車頭畢竟是工業革命的火車頭。把美國東西岸連接起來、讓美國成為大國的，正是由廣東四邑勞工興建、自芝加哥到舊金山的鐵路。曾幾何時，讓大眾嚮往遠行旅遊的交通工具，除了輪船，便是火車。英國倫敦的交通樞紐之一「國王十字-聖潘克拉斯」（King's Cross-St. Pancras），是兩個火車站的合稱；國王十字火車站是《哈里·波特》中著名的「九又四分之三號月台」所在地，而聖潘克拉斯火車站，則是歐洲火車的起點站。

國王十字站近年如何翻新，也醜陋得要命，

但聖潘克拉斯火車站，卻跟一所美輪美奐的酒店連在一起。（你可想想，羅湖的香格麗拉酒店，選址又是什麼一回事。）原來從前的鐵路公司考慮很周詳：自英國中部抵站的旅客，「火車勞頓」很辛苦，到達後可立即入住酒店的話，豈不很舒適？畢竟火車曾是最先進的交通工具，有錢人才能坐；他們當然追求舒適。

最早期的鐵路出遊並不舒適。火車是交通工具，並不是流動客廳；要吃的話，不是自攜，便是在驛站解決，又貴又難吃。但隨着長途火車旅行的流行，餐飲配套很快便跟上了。美國的普爾曼（George Pullman）想到，要在火車上建起可媲美頂尖的紐約德爾莫尼科（Delmonico）餐廳的食肆，於是便發明了豪華的餐車卡：這部書中所列出的菜單，現在看見也讓人口水大流。火車餐飲是時代變化的見證：最初，美國各鐵路局爭相推出車上優質餐飲服務以吸引顧客，包括提供地方菜式；世紀之交，自法國巴黎開往鄂圖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東方快車」，更是豪華旅遊的極致。但戰爭、經濟大蕭條、以及替代交通模式的出現，嚴重打擊了火車餐飲業，甚至慢火車也很快被淘汰了。慢火車淘汰得最快的，正是餐車卡曾極盛一時的英國：儘管她仍擁有世上最大的鐵路系統，但系統已被舊不堪、且主要作貨運而非客運。除了我般怪人外，還有誰會願意坐三天火車自東岸到西岸而不坐飛機？不用說，現在美國火車上的餐飲亦難以下嚥。

我們現在只能幻想，從前在火車上吃豪華大



《「逛吃逛吃」：鐵路美食的黃金時代》

作者：麗麗·昆齊奧
譯者：陶小路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文：李雅言

餐可以有多享受。作者在結語中呼籲大家不要只想火車的美好，而是去真正坐火車。還好，長途慢車在中國仍在，且餐食雖不豪華，但偶有驚喜。我又想起我另一經歷：在西安開往喀什的火車餐卡中，我一邊呷着綠茶，一邊讀着唐詩，往窗外大漠一看，想像着出關是怎樣一回事……

仍教我念念不忘的回味小餐，是在自杭州開往西安享用的；在「簡單」的綠皮火車餐卡上，竟然有這般純真的美味。上週跟一位喜愛慢遊的好友聊起此書；他說此書太歐美中心了，對其他地方的火車餐飲文化和歷史隻字不提。我回答，畢竟餐車這玩意兒是洋人發明的，副題《鐵路美食的黃金時代》指的，也是普爾曼等人的歷史故事，無大不妥。只是不知在綠皮火車快被遺忘之際，會有人寫一部關於中國鐵路的餐飲史著作？